

微观史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俄]И.Л.普什卡廖娃

[关键词] 日常生活史学;微观史学;日常生活;研究对象;研究方法

[摘 要] 微观史学又被称之为日常生活史学,是历史学的一个全新研究领域和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为特定历史文化、政治事件、民族和宗教背景下人类的日常生活,人类的意识和行为也是其关注对象,其研究目的是从个体行为中洞察整体社会特征,从个体的具体活动环境阐释其生活状态和社会作用。关于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学术界至今众说纷纭,其研究内容和对象也各抒己见,但微观史学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性已达成共识,开始把社会学、心理学和民族学等方法引入微观史学研究。俄罗斯微观史学兴起于 1990 年,研究成果显著,俄罗斯学者将日常生活条件、饮食结构、家庭和性生活特征等内容也纳入微观史学的研究对象。俄罗斯微观史学研究虽起步较晚,但该学科在促进俄罗斯社会思想解放、摆脱苏联传统思想桎梏等方面意义重大。

微观史学于 1970 年代中期兴起于德国和意大利,此后不仅学术界对此学科颇为关注,而且该学科也逐步走出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步入社会视野。俄罗斯的微观史学研究兴起于 1990 年,虽然对新术语、理论和流派的研究晚于西欧国家,但研究成果斐然。俄语中日常生活一词涵盖的范围十分宽泛,包括日常工作、日常现象和居民日常生活,同时也泛指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复一日重复渡过的生活^①;该词汇的精髓为其日复一日的重复性,即其内在规律性和特定重复性。

一 研究概述

日常生活是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和构成要素,它决定了人类的发展模式。日常生活是习惯性社会关系、生活秩序、日常生活规章的总和,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每个客体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客体间的相互关系是日常生活制度及其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任何人不能提前设定,也无法左右其发展进程。

每个人都是日常生活世界的一分子,对周围的环境都已习以为常,很多人认为对周围的生活环境已了如指掌,并且能做出准确评价。但日常生活的构造十分繁杂,其内容也非常广泛,这注定微观史学的研究内容非常宽泛。因此,不能、也不应该随意把一些因素纳入微观史学的研究范畴,同时也不能随意分解这些要素。此时一个问题脱颖而出,即个人是否是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因素呢?首先日常生活不受时间和地点的制约,所以不同群体的生活内容和作用也不尽相同。哲学意义上的日常生活为客观存在、个人—社会生活条件和人类行为的统一体,同时也是人类其他社会活动的先决条件和重要组成部分^②。

数十年间俄罗斯学者就日常生活问题各抒己见,更未从哲学角度进行剖析。因俄罗斯哲学家眼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61~1917 年俄国等级和阶级结构研究”(11BSS018),吉林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450060503145)。

① 《俄语词典》(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第 3 卷,莫斯科:俄语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62 页。

② И.Т.卡萨维尼、С.П.夏维列夫:《日常生活分析》(Касавин И.Т.,Шавелев С.П.,Анализ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и),莫斯科:卡诺尼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2 页。

中的日常生活是“苦恼的”、“因循守旧的”，所以不屑对其进行深入剖析^①。当 M.M.巴赫京思想在俄罗斯广泛流传时，哲学界也开始反思“意识对话”、物质实践活动的内部智力过程，从具体社会事件中探析社会因子，而感受思维的多元性本是哲学家的必修课^②。苏联时期的生活内容较为特殊，除正常的日常生活外，还掺杂诸多因素，如战争、社会维稳、社会破坏和震荡等。

现代历史学家认为，应为 1950~1960 年赫鲁晓夫思想解冻时期确定的日常生活主题平反，同时也需构造健康的思维模式。虽然 1980 年哲学辞典认定日常生活关系的意义“至关重要”，但仍认为在人类生活中其“作用有限”^③。

唯物辩证法中普通意识被认定为是平庸的、多变的、普通的、容易自满的，并指责其认识论上的缺陷。因普通意识与系统化认知就物质和现象的本质问题存在着认识差异，所以俄罗斯理论家认为大萧条时期的普通意识是天真的，具有认识的局限性、经验主义和自发性的特征^④。B.Ж.凯勒认为普通意识应与社会心理相结合，工人阶级固有的无产阶级意识决定他们对自身阶级任务的理解，促使其最终完成社会革命^⑤。Ю.М.谢罗夫认为社会心理只是普通认识的低级阶段^⑥。А.И.阿尼先科认为：“普通意识源于社会心理、意识形态……”^⑦此时普通意识被指责为其研究对象理解困难、日常生活体系缺陷较大、有意夸大普通意识的作用，马列主义理论家认为借此不但可以探寻现象的本质，而且还可为哲学发展指明方向。

改革时期社会各界就现代化和构建共产主义等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哲学界关于普通意识和理论意识关系的著作如雨后春笋。极权主义危机促使人们重新定位普通意识和新事物，马克思主义者和构建主义者认为个人的日常生活及其感受可以忽略不计。

虽然日常生活是客观存在的，但并未引人注意，在价值观独立性备受重视的同时，往往忽视普通意识研究。Е.И.库库什基娜在 1980 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普通意识是所有意识形态的先决条件，其本身也具有专业化构造和独特作用。”^⑧因此，微观史学诞生的先决条件之一是其理论基础的奠定，同时也要求历史研究的不断细化。

历史哲学研究也是微观史学诞生的必要因素之一，哲学家也不断关注普通意识的显著作用，这些内容在 Т.И.奥伊泽尔曼、Ю.Е.米柳京、А.Ф.格里亚诺夫出版的《理性哲学思维》一书中就有所提及^⑨。1990 年国内哲学界才为普通意识和日常生活彻底平反，В.А.列克托尔斯基和 И.Т.卡萨维尼所著的《国外科学思维》^⑩、В.Г.菲拉托娃关于普通意识起源、日常生活世界精神模式等问题的书籍和文章也

① С.Л.弗兰克：“偶像的颠覆”（Франк С.Л., Крушение кумиров），《С.Л.弗兰克论文集》（Франк С.Л.Сочинения），莫斯科：真理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14 页。

② С.П.夏维列夫：“新思维——巴赫京思想讨论会”（Шавелев С.П., “Поступающее мышление”：рассуждение на заданную М.М.Бахтин тему），《21 世纪初巴赫京思想和人文思维》第一部分（М.М.Бахтин и гуманитарное мышление на пороге XXI века），萨兰斯克：摩尔多瓦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35~137 页。

③ И.В.布劳贝格、И.К.潘京：《哲学小词典》（Блауберг И.В., Пантин И.К.Краткий словарь по философии），莫斯科：政治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4 页。

④ М.Я.科瓦里佐尼、Н.И.玛克什尼：《社会意识与社会学》（Ковальзон М.Я., Макешин Н.И.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сознание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莫斯科：知识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11 页。

⑤ В.Ж.凯勒：《社会意识结构》（Келле В.Ж., Структура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сознания），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3~14 页。

⑥ Ю.М.谢洛夫：《社会与个体意识》（Серов Ю.М.,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и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е сознание），莫斯科：思想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0 页。

⑦ А.И.阿尼先科：《社会意识结构》（Анищенко А.И.Структура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сознания），莫斯科：高等教育出版社 1973 年版。

⑧ Е.И.库库什基娜：“日常意识、日常经验和健康思维”（Кукушкина Е.И., “Обыденное сознание, обыденный опыт, здравый смысл”），《哲学科学》（Философские науки）1986 年第 4 期。

⑨ Т.И.奥伊泽尔曼：“哲学与日常意识”（Ойзерман Т.И., “Философия и обыденное сознание”），《哲学问题》（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1976 年第 4 期；Ю.Е.米柳京：“健康思维的理解”（Милютин Ю.Е., “К понятию здравый смысл”），《哲学与社会学问题》第 5 卷（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и социологии），列宁格勒：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29~30 页；А.Ф.格里亚兹诺夫：《苏格兰学院派哲学》（Грязнов А.Ф., Философия Шотландской школы），莫斯科：莫斯科大学出版社 1979 年版。

⑩ В.А.列克托尔斯基：“科学与非科学思维的滑动界限”（Лекторский В.А., “Научное и ненаучное мышление: скользящая граница”），《科学与非科学思维模式》（Научные и ненаучные формы мышления），莫斯科：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 年版。

相继问世^①。B.П.费拉托夫所著的《民族科学》从民族学、历史学和哲学角度研究微观生活,探析俄罗斯农民精神世界复杂的哲学—心理构造。也有不少历史学家从普通意识和理论意识关系入手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B.B.玛尔科夫的精神史^②、Л.П.布耶娃关于生活经验和普通意识构成的论断^③以及Л.И.纳索诺娃关于普通意识对社会文化影响程度的论述^④。E.B.佐洛图欣娜—阿博林娜所著哲学教科书《日常生活世界》的某些章节也对该问题作了大量论述^⑤。

俄罗斯理论家对微观生活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如H.H.科兹洛娃在其撰写的社会哲学著作中指出应在各种符号体系构建和发挥效用后理解日常生活,特别强调意识形态语言的重要性。H.H.科兹洛娃认为,现实世界及其构成方式都是客观存在的^⑥,其论断是在系统分析大量人物传记和苏联时期相关文件(书信、日记、口述资料等)的基础上得出的^⑦。因当时大多数学者理解日常生活时都对比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哲学观点,因此,该理论研究只处于初级阶段。B.H.别洛夫认为微观史学也具有其自身研究客体,且与人类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⑧。И.Т.卡萨维尼和C.П.夏维列夫指出日常生活是日复一日的重复生活,而冒险行为只是其瞬间插曲。他们认为在瞬间状态和长久生活方式发生碰撞后很多现象就应运而生^⑨,并认为当今的日常生活哲学已成为很多学术会议讨论的议题。他们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系统地分析普通意识的表现形式(风格、习惯、思想、方法)、日常生活的对立状态(危机、灾难、节日、事故、冒险行为等)等问题。И.Т.卡萨维尼和C.П.夏维列夫认为分析日常生活的哲学意义是不但能区分个体因素,而且能确定其研究范围,从非日常生活事件中探析日常生活的前提和发展前景也至关重要^⑩。因此,研究者的首要研究对象是日常生活的循环性、再现性。

日常生活对历史研究至关重要,它不但可以理解各社会阶层代表、种族的日常生活特征,而且可以预测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因时代、区域、宗教、职业和国家政治体系不同造成人类日常生活特征各异。生活的速度和节奏、劳动和休息模式使人们被迫接受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从而造成历史文化的差异,如某一天对于一些人而言是普通日子,而另一些人却对此倍加重视。换言之,日常生活的思维饱和度完全取决于个体的感受和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确定的其他影响因素。

俄罗斯哲学界已清楚地意识到日常生活中个人和社会、私人和国家间关系的复杂性。例如,Н.М.斯米尔诺娃在其著作中指出,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份子,个人在研究复杂日常生活问题时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答案,展现个人情感—意志体系所涉及的价值观偏好。她指出,在日常生活的研究中民族学家倾向于研究个体行为的思维模式,主要评定其社会心理,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客体,都在两种意识

① 详见B.Г.费多罗娃:“真理和日常生活规章”(Федорова В.Г., “Истина и правда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и”),《哲学与社会思维》(Философская и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ая мысль)1990年第3~4期。

② 详见B.B.玛尔科夫:《理智与心理——历史与心理学理论》(Марков Б.И., Разум и сердце. История и теория менталитета),圣彼得堡: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③ Л.П.布耶娃:《人类活动与交流》(Будева Л.П., Человек: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и общение),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78年版。

④ 详见Л.И.纳索诺娃:“日常意识神话”(Насонова Л.И., “Мифотворчество обыденного сознания”),《研究哲学》(Философ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1993年第1期;《日常意识犹如社会文化罕见现象》(Насонова Л.И., Обыденное сознание как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ый феномен),莫斯科:标记出版社1997年版。

⑤ 详见E.B.佐洛图欣娜—阿博林娜:《日常生活世界(高等学校哲学教科书)》(Золотухина-Аболина Е.В., Мир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и. Философия. Учебник для высших учебных заведений),卡梅舍瓦哈:罗斯托夫国立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⑥ 详见H.H.科兹洛娃:《社会主义与群众意识(社会哲学问题)》(Козлова Н.Н., Социализм и сознание масс (Социально-философ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⑦ 详见H.H.科兹洛娃:《苏联时期的日常生活视野(群众之音)》(Козлова Н.Н., Горизонты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и советской эпохи (Голос из хора)),莫斯科: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⑧ B.H.别洛夫:“日常意识与人类日常生活”(Белов В.Н., “Обыденное сознание и 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бытие”),《俄罗斯哲学第一次代表大会报告纲要:人类、哲学及人文主义思潮》(Человек. Философия. Гуманизм. Тезисы докладов I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философского конгресса)第2卷,圣彼得堡: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8页。

⑨⑩ И.Т.卡萨维尼、C.П.夏维列夫:《日常生活分析》,第90、150页。

形态中,即被完全采用与被异化的信号体系之间徘徊^①。在此条件下,社会意识的再生功能已非常明显,异化可能导致个体的处世态度与社会整体的价值观相悖。在意识分歧时,这种“相悖”能体现外来因素的影响程度和现有社会类型间的影响程度。因此,苏联时期数十年的社会生活具有其独特特征,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 微观史学史流派的产生

法国研究者认为,在历史学研究中,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作用独特。从微观史学诞生之日起,法国历史学家就力求从社会学、哲学、文化学角度恢复当时社会生活的完整性,其研究对象并未局限于某一政治、经济及军事事件。M.布洛克和 L.费弗尔的研究基础是事件的问题性和多重确定因素,因 1929 年创办《经济和社会史年鉴》杂志(1946 年改用现在的名称:《年鉴:经济、社会、文明》),他们被称为历史研究新方向的奠基人。

M.布洛克和 L.费弗尔思想的当代继承者和发扬者为 F.布罗代尔,他认为历史是临时节奏和经济世界的缓慢交替,民族学和微观史学都是其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很多学者都认为微观史学是人类生活大环境的一部分。与法兰克福学派、匈牙利哲学流派的很多学者一样,D.卢卡奇认为应在宏观的大环境下研究历史与世界。年鉴学派的 F.布罗代尔提出微观史学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该学派的研究内容十分繁杂,涉及人口、生产技术、经济、财政、政治和文化等范畴。

在提及经济生产和交换机制、市场和交易所、银行和证券市场、手工工场和店铺等问题时,F.布罗代尔指出,任何社会经济都具有两种形式,即物质生活和非物质生活,它们都是微观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他认为,人生活在社会之中,其生活的地理位置、生态条件、劳动活动、需求(衣食住行、医疗)、满足程度都是其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必须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个体间沟通方式、行为、愿望、希望、思想、价值观、人类行为的调整规章、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婚姻和家庭组织形式、宗教祭祀、社会政治组织等因素,而探析这些因素正是微观史学的主要研究目标。

F.布罗代尔前期的观点认为微观史学的研究内容应尽可能广泛,应对多变的社会现象进行观察和分析;只有选择足够长的时段来研究,才能探析全局的社会形态和分析各时代特征。当时,微观史学家与民族学家关系密切,但在历史文献和书信材料中却很少提及此类内容,所以研究者也试图探析精神文化功能的实现方式。

法国历史学家沿袭 F.布罗代尔的研究方法,年鉴学派的第二代历史学家开始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加深对“全面历史”的改造,他们认为应着重研究人类生活方式、日常生活和心灵感应间的关系。F.布罗代尔也指出人类的心理和实践并不是抽象的“市场—货币”“市场关系”或“资本”所体现出的经济模式,所以其研究范围也应因势而变。他在自己的著作中^②建议重新定位历史研究,跨越纯粹的历史事件研究界限,探析经济和民族发展的整体规律性,对历史—心理学、历史—人口学、历史文化学等学科进行综合研究。

1970 年代中后期,F.布罗代尔的史学思想流行于中欧国家,其研究出发点为促进历史学中人类认识方法的一体化。1980 年在奥地利克雷姆斯成立中世纪微观史学协会,其研究方法被中世纪历史学家和研究早期历史的专家所认可。新时期其拥护者的研究对象为个人和集体价值观、意识习惯、物质生活领域和各种社会条件下人类的行为规章、宗教礼仪等。他们眼中的微观史学不但包括民族学家描述的生产和劳动、衣食住行、医疗、技术和工艺条件,而且包括社会学领域内容,如行为、愿望、希望、思想、调整人类行为的价值观和规章、个人和集体实践等。他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析某些具体

① Н.М. 斯米尔诺娃:“理解过程中的社会意识与个体意识”(Смирнова Н.М., “Социальное и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е в процессе понимания”),《社会—人文意识中的方法论问题》(Проблема метода в социально-гуманитарном познании),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0~21 页。

② F.布罗代尔:“日常生活结构中重要与非重要因素”(Бродель Ф., “Структуры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и: Возможное и невозможное”),F.布罗代尔:《15~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Бродель Ф., Материальн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капитализм, XV-XVIII вв.)第 3 卷,莫斯科:进步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621 页。

因素,如农业居民日常生活、领地经营、商品交换、婚姻、家庭、宗教文化、政治组织等。通晓这些变量后就可以更好地区分客观、物质、构造(制度)因素和主观、文化、符号、情感(社会)等因素。换言之,F.布罗代尔认为,人类意识、心理和社会行为也是微观史学的研究对象。

年鉴学派第二代历史学家中一些学者(如俄罗斯的 A.Я.古列维奇^①)认为,社会情况的总体趋势、社会团体、社会环境应是本时期研究重心,应着重研究微观史学中的意识因素(即标准的道德规范,如全社会的恐惧、不安因素和社会文化定位等内容)。A.Я.古列维奇的历史研究方法虽然公开修正了经济史实证论者的研究方法,但仍未走出描述物质世界及其客体、习俗等因素的范畴。

年鉴学派第二代历史学家的某些观点在德国和意大利史学界广为流传。1980 年出版的《微观史学史中历史经验和生活方式的重建》论文集在德国国外立刻引起轰动,美国学者更是备加重视,但是当时德国本国大多数学者是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支持者,所以德国国内影响不大。许多老一辈历史研究者,如 Y.库克、M.施蒂默尔、X.Y.韦勒,指责青年史学家趋炎附势、反民主、闭门造车、忽视个人作用、步入歧途^②。而德国新社会史的撰写者呼吁,从研究国家政治、分析整体社会结构和进程入手,这种研究方法只涉及人类生活的一小部分,研究面过于狭隘。老一辈研究者中的批判者,包括 X.麦迪克、A.吕德克,号召年青史学家重新定位历史研究,因微观史学可以加深人们对日常生活的理解和概括,所以应呼吁注重微观史学研究。A.吕德克指出,微观史学最为简洁,其内容丰富多彩,应在摒弃传统历史研究方法后进行独立研究^③。他指出,历史著作中的人物研究也非常重要。不但要详细描述贫穷和富有、穿着华丽和衣衫褴褛、丰衣足食和饥寒交迫、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和纠纷等内容,而且也要注重人的情感世界,如回忆、爱憎、对未来的憧憬等因素。生活问题是微观史学分析的重心,该问题同样是历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但大多数学者都转为研究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不幸和灾难、有效的记载和描述当时的社会政治事件。因此,德国史学界呼吁为微观史学重新定向^④,X.麦迪克、A.吕德克及其合作者与民族学家的关系亲密无间,他们的研究甚至称之为“民族社会史”,其拥护者对普通人的社会活动和意识形态倍加重视^⑤。

除德国历史学家详细阐述微观史学外,意大利的一些史学家对该领域也有独到见解。1970 年研究此问题的学者创办了《微观史学》杂志,1980 年在 K.金兹堡、D.李维的领导下创建微观史学研究学派。该学派学者呼吁重新认识历史研究者的某些社会史观点、任务和方法,同样尊重个人,重视偶然事件,即着重研究个人、历史事件和个体行为。基于以上论述可以说明他们是微观史学研究方法的支持者,其主要的工作目的是重建社会的同一性,显现在联系和相互联系过程中产生的竞争、团结及统一,当然该体制破坏过程也是其研究内容^⑥。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历史中的每一天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个体合理性和集体同一性之间的关系^⑦。

1980~1990 年,德意两国微观史学界的影响不断扩大,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美国研究者加入到此行列中(他们被称为新文化史的支持者),他们更注重思想史的研究、

① 详见 A.Я.古列维奇:“从史料学角度研究社会心理和社会史”(Гуревич А. Я., “Социальная психология и история. Источниковед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史料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Источниковедение.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и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69 年版。

② С.В.奥布列尼斯卡娅:“德国现代史料研究中的微观史学”(Обо левская С. В., “История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ФРГ”),《奥德修斯:历史中的人类》(Одиссей: Человек в истории),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82~198 页。

③⑤ A.吕德克:“什么是微观史学?微观史学在德国的成就”(Людтке А., “Что такое история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и? Ее достижения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в Германии”),《1998~1999 社会史年鉴》(Со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Ежегодник 1998~1999),莫斯科: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7、78~81 页。

④ A.吕德克:“1989 年以后德国的微观史学研究”(Людтке А., “История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и в Германии после 1989 года”),《案件:历史中的特殊与唯一事件探析》(Казус: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е и уникальное в истории)第 2 卷,莫斯科: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 1999 年版,第 117~126 页;A.吕德克:“什么是微观史学?微观史学在德国的成就”,第 77~100 页。

⑥ J.列维里:“微观史学分析和社会意识构造”(Ревель Ж., “Микрон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и конструирование социального”),《现代史研究中的新方法》(Современные методы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36~261 页。

⑦ A.吕德克:“什么是微观史学?微观史学在德国的成就”,第 77 页。

诠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信号和思维方式,其主要代表人物为 T.帕森斯、K.李维——史特劳斯。

第二,年鉴学派第三辈史学家的思想发生逆转,在微观史学研究中他们开始限制或者排挤思想史,并试图与静态历史研究划清界限,前期的主要代表是 F.布罗代尔,后期的代表是勒华拉里杜。一些历史学家非常注重与社会学之间的联系,试图推翻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 P.布迪厄的论断,倡导集中分析不同的历史事件,而不是一味地概括总结。

微观史学研究中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出现受政治环境影响颇深。如果说 1960 年代静态史学的观点比较符合适宜,那么微观史学就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研究方法,因此,必然会抨击中间派及其学说,不同意见者的学说也能予以宽容^①。

微观史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注重大多数人的命运,通过对一些默默无闻的人和社会内部的各团体的研究可重建其生活环境。在该思想的影响下微观史学重新修复普通人的生活场景,这种研究方法比一味地研究历史事件更具说服力^②。

第二,与微观史学的构建方法一样,日常生活史(民族学角度)也研究一些有争议的历史现象,一些重大历史抉择偶然性的分析也是其关注对象(Ю.М.洛特玛尼)。

第三,微观史学研究方法中对传记和自传材料非常青睐。英国莱斯特派的学者代表屡次强调西方历史政治、特定年代、民族文化的背景下个人对自由理解的重要性。以 Ч.费西安—亚当斯为代表的研究者着重关注人从生到死的生命之路、社会和社会行为的影响程度,每个生活阶段个体的社会地位等因素^③。此时微观史学就与 1960~1970 年产生的“私人生活史”学派观点相近。在微观史学家研究过程中人物传记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整理和分析口述史学和研究特定时间段历史的社会学家关系密切。该方法在美国表现得尤为明显,“新文化史学”学派从诞生之日起就对社会学中的个别事件进行研究,若无此基础,如今口述和传记材料的研究也就不可能取得累累硕果^④。

第四,微观史学家认为自身研究任务不但包括日常生活,战争、革命、灾难和饥荒等因素也至关重要。F.布罗代尔学派历史学家与微观史学家除研究 20 世纪的日常生活外,对过渡、转折时期、停滞和稳定时期的日常生活也进行深入分析。

微观史学研究中的两种方法都注重下层人民的生活,关注现代化过程的牺牲品——“小人物”,探析他们的日常生活、家庭成员组成、其行为对后辈的影响和生活定位,小人物生活的酸甜苦辣。这也是微观史学中一些民粹主义者研究片面的原因。同时,注重从微观史学角度对社会过程的分析是史学研究的新方法。当然,微观史学的研究对象包括普通群众和上流社会日常生活,其研究重点仍是群众的日常生活。

在俄罗斯历史研究中该倾向已尤为突出,不但在历史学家的著述中有所体现,在哲学家的著作中

① И.Л.普什卡廖娃:“为什么需要性别划分?”(Пушкарева И.Л.,“Зачем он нужен, этот гендер?”),《1998~1999 社会史年鉴》,第 155~177 页。

② Ю.М.洛特玛尼:《俄国文化座谈会》(Лотман Ю.М., Беседы о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圣彼得堡:圣彼得堡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3 页。

③ Л.П.列比娜:《新史学与社会史》(Репина Л. П., Нова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 и со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史研究所 1998 年版,第 64 页。

④ 详见 Б.瓦里杰尼费里斯:“微观史学犹如具有一定方向的漂流瓶”(Вальденфельс Б.,“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 как плавающий тигль р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社会之声》(Социологос)第 1 卷,莫斯科: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1 年版;Е.М.科瓦廖夫、И.Е.施泰因贝格、М.М.玛雷舍娃:《性别研究中的定性方法》(Ковалев Е.М., Штейнберг И.Е., Малышева М.М., Качественные методы в гендер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莫斯科:阿列杰娅出版社 1997 年版;Е.М.卡瓦列夫、И.Е.施泰因贝格、М.М.玛雷舍娃:《两性社会研究中的定性方法》(Ковалев Е.М., Штейнберг И.Е., Малышева М.М., Качественные методы в полевых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莫斯科:罗戈斯出版社(Логос)1999 年版;Е.М.科瓦廖夫、И.Е.施泰因贝格、М.М.玛雷舍娃:《社会学研究中社会学定性方法的优势和实现方法》(Ковалев Е.М., Штейнберг И.Е., Малышева М.М.,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й потенциал качественной социологии и способы его реализации в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萨马拉:罗戈斯出版社 2000 年版。

也十分显著,Н.Н.科兹洛娃就倡导在著书时积极运用微观史学观点^①。

苏联时期历史研究也提出“到人民群众中去”的口号,这隐含着社会民主批评家的论断,西方国家的许多微观史学家都试图唤起国民的民主意识。历史学家不再一味地研究上层精英,而是转向研究普通人,在研究一些伟人传记的同时也提出新的研究任务。

微观史学两种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性非常突出,主要涉及学科为社会学、心理学和民族学^②。两种方法虽然所处的层面不同(宏观史学和微观史学),但是研究的对象都是日常生活。

最终以 F.布罗代尔为代表的研究者和微观史学家都不同程度地意识到过去人们的生活方式、情感和思维与现代人都不尽相同。两种方法的支持者都已认同微观史学研究应该不断除旧布新,应着重研究社会心理变化机制^③。

前不久,在俄罗斯哲学家力主之下举行的微观史学家会晤对两种观点的融合意义重大。与会者建议依照原有的传统在对典型状况、人类关系结构类型、周围世界反应修复的基础上统一微观和宏观研究方法。此时,虽然确定个人行为在微观社会环境中具有主导功能^④,但研究方法主要侧重于宏观研究,而不是微观史学的缜密研究。

三 俄罗斯的微观史学研究成果

1990 年微观史学在俄罗斯兴起,虽然新术语、理论和流派的研究晚于西欧国家,但在国内已经具有专门研究微观史学的著述^⑤。Б.А.罗曼诺夫、Ю.М.罗特玛尼、М.М.巴赫京、П.Г.博加特列维、В.Л.扬尼等人确定了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А.Д.柳布林斯基在三四十年前就已涉猎此问题^⑥,其观点为该领域历史研究奠定了基础,在历史研究中补充了大量的社会—心理、空间、象征和符号、思想差异等因素。

Ю.М.洛特玛尼指出现阶段微观史学家要从历史—民族学角度研究日常生活,在其文章“18 世纪俄罗斯文化中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诗歌”和“日常生活中的十二月党人”可以看出,他和一些历史学家、文学家、考古学家一样重视日常生活的细节研究,并指出该研究的重要性^⑦。他认为,对服装细节、行为特征的描述,可以映射出当时的文化水平,剖析社会事件的偶然性和规律性后个体的社会地

① 详见 Н.Н.科兹洛娃:《社会主义与群众意识(社会哲学问题)》;Н.Н.科兹洛娃:《苏联时期的日常生活视野(群众之音)》。

② Ф.Р.安克尔斯米特:“后现代主义与史料学”(Анкерсмит Ф.Р.,“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и 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现代史研究中的新方法:TACIS 研讨会材料》(Современные методы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Материалы из цикла семинаров при поддержке TACIS),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 1996 年版,第 145 页。

③ 详见 Ю.Л.别斯梅尔特内:“这奇怪、可怕的未来……”(Бессмертный Ю.Л.,“Это странное,странное прошлое……”),《与时间对话》(Диалог со временем)2000 年第 3 期。

④ И.Т.卡萨维尼,С.П.沙维列夫:《日常生活分析》,第 178 页。

⑤ 详见 А.Л.亚斯特列比斯卡娅:“国内中世纪史学家眼中的中世纪文化和微观史学”(Ястребицкая А.Л.,“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 и материальная культура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я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медиевистике”),《奥德修斯:历史中的人类》(Одиссей. Человек в истории),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4~103 页;В.Д.列列科:《1921~1941 年俄罗斯日常生活的新方式》(Лелеко В.Д.,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 1921~1941. 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圣彼得堡:圣彼得堡国立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М.И.科吉亚科娃:《15~19 世纪西欧的物质文化和日常生活》(Козьякова М.И.,Эстетика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и: Материаль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и быт Западной Европы 15~19 вв.),莫斯科:莫斯科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С.В.茹拉夫廖夫、А.К.索科洛夫:“1920 年苏联人的日常生活”(Журавлев С.В.,Соколов А.К.,“Повседневная жизнь советских людей в 1920-е гг.”),《1997~1998 年社会史年鉴》(Со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Ежегодник, 1997~1998),莫斯科: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年版。

⑥ 详见 Б.А.罗曼诺夫:《古罗斯的人与道德》(Романов Б.А.,Люди и нравы Древней Руси),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出版社 1946 年版;Ю.М.洛特玛尼:《从历史—心理学角度探析其十二月党人的日常生活》(Лотман Ю.М.,Декабрист в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Бытовое поведение как историко-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атегория),《十二月党人的文学遗产》(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ие декабристов),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21~31 页。

⑦ 详见 Ю.М.洛特玛尼:“日常生活中的十二月党人”(Лотман Ю.М.,“Декабрист в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氏著:《学校中的诗人——普希金、列洛尼托夫及果戈里》(Лотман Ю.М.,В школе поэтического слова Пушкин Лермонтов Гоголь),莫斯科: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Ю.М.洛特玛尼:《俄罗斯文化座谈会:18~19 世纪初俄罗斯贵族的日常生活和习俗》(Лотман Ю.М.,Беседы о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Быт и традиции русского дворянства (XVIII-начало XIX века)),圣彼得堡:艺术出版社 1994 年版。

位就昭然若揭。此时 Ю.М.洛特玛尼的研究已不再是对事件的简单描述,而是详细分析相应的历史事件,逐渐摆脱外围观察者的角色,成为日常行为、标准和文化价值观的阐释者,人类历史抉择的分析者。该方法的主要目的是系统描述历史中人物及其行为,但对生活的各个方面予以展示和剖析也并非易事。Ю.М.洛特玛尼提出的符号学方法倡导读者探析内在的文化生活,这与社会学中的表现分析方式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日常行为是正常(当时人们每天日常的生活)和特殊(节日、宗教、文化、礼仪)行为的统一体^①。

1990 年俄罗斯历史学家的著作中第一次出现“微观史学”术语,该学科的奠基人是通史专家,在此之前旧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模式就有所松动^②。1980 年代末期,以俄罗斯科学院中世纪史学家 А.Я.古列维奇、Ю.Л.别斯梅尔特内^③为首的历史学家创办新史学刊物,宣传自由主义价值观。他们试图创立新的史学研究方法,研究重点已不再是通用的法律、统计汇编,而是要摆脱历史研究中常用的整体评估和广泛的对比等方式的桎梏^④。对先人生活方式、具体人物的命运、生活和居住方式、日常生活、工作、休息与节日期间的活动习惯、交往的礼仪、认知方式等因素进行分析,是其研究的第一阶段。在此影响下,一些杂志中已对一些特殊事件进行分析。换言之,具体人物和组织、私人传记中的事件的态势、家庭及其社交区域、单独的居民区、村镇和企业等问题,是这类杂志的主要研究对象。这些文章的作者以前都在 Ю.Л.别斯梅尔特内进修班进修过,在俄罗斯科学院中他们成立微观史学研究问题委员会,他们与其他微观史学研究团体合作并出版书籍《俄罗斯妇女的社会生活》^⑤,该书中主要应用历史学和民族学研究方法。

虽然遭到学界大量的批评(学界认为微观史学史家舍重取轻,对杰出人物的认识不够深刻,沉浸在日常生活之中),但新题材和新方法(社会学、民族学方法的应用)却得到普通读者的青睐,书市的状况足以证明。《私人生活》《МК—林荫路》等报纸相继问世,而《青年近卫军》的出版标志新时期的降临,该书的主要题材源自各阶层的日常生活。作品对法老统治时期的埃及生活、英国和法国的骑士阶层、罗马教会、俄罗斯社会生活都有所描述,但其撰写者并不是历史学家。此时可以确定微观史学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并不是单纯地描述团体日常生活、外部状况、生活水平和私人特征等内容。因此,该方式能确定不同群体日常生活的差别,特权阶层的日常生活也是其研究内容(冒险家、荒淫无度的富人,违法和犯罪行为)。

上述学者并未确定日常生活的标准概念,在进行微观史学研究时该概念才最终敲定。Н.Б.列比尼认为日常生活为“苏联日常文化中的越轨举动和标准行为作用的统一体”^⑥。他出版了苏联第一部微观史学著作,试图在该书中展现出特殊的“标准化”,认为它是日常生活中正常行为的取代过程^⑦。

《1921~1941 年俄罗斯日常生活》国际会议材料汇编的编者之一、俄罗斯哲学家和文化学家 Н.Н.科兹洛娃认为,俄罗斯微观史学研究应以 1900 年为开端。她强调微观史学是对日常生活、行为变化过程中人类活动过程的研究。针对 Н.Б.列比尼的观点,Н.Н.科兹洛娃表示,苏联人常是复杂、善

① Ю.М.洛特玛尼:“18 世纪俄罗斯文化中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诗歌”(Лотман Ю.М., “Поэтика бытового поведения в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XVIII века”),氏著:《Ю.М.洛特玛尼文选》(Лотман Ю.М.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第 1 卷,莫斯科:亚历山大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49 页。

② 详见 Ю.Л.别斯梅尔特内:《家庭环境中的个人——新时期以前欧洲私人生活史研究》(Бессмертный Ю.Л., Человек в кругу семьи. История частной жизни в Европе до начала Нового времени),莫斯科: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③ 详见 А.Я.古列维奇《中世纪——大多数沉默人的文化》(Гуревич А.Я.,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й мир: культура безмолвствующего большинства),莫斯科:艺术出版社 1990 年版;Ю.Л.别斯梅尔特内:《中世纪的生与死》(Бессмертный Ю.Л., Жизнь и смерть в средние века),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④ 详见 С.В.奥布列尼斯卡娅:“德国现代史料研究中的微观史学”;亚斯特列比斯卡娅:“国内中世纪史学家眼中的中世纪文化和微观史学”。

⑤ 详见 И.Л.普什卡廖娃:《俄罗斯妇女的私人生活——新娘、妻子和情人》(Пушкарева И.Л., Частная жизнь русской женщины: невеста, жена, любовница),莫斯科:拉达米尔出版社 1997 年版。

⑥⑦ Л.Н.列基娜:《1920~1930 苏联市民日常生活中的标准和反常现象》(Ледина Н.Б., Повседневная жизнь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рода: Нормы и аномалии. 1920~1930 годы),圣彼得堡:《列宁花园》商行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9~98、270~276、281~292、296~297 页。

变思想意识的被动客体,人们通常害怕改革,研究者应重点分析和研究态度发生迅速转变的改革者的行为和日常生活^③。

C.B.茹拉夫廖夫对日常生活也具有独到的见解,他屡次研究传统史学、社会史学和微观史学的关系问题^④。在其最近一部论文集的序言中,他提出社会史、传统史学和日常生活史学的关系问题,认为首要任务应为社会与政府的关系研究^⑤。C.B.茹拉夫廖夫指出,个体是独一无二的,都具有其存在的价值,从社会角度分析传统意义上的人类历史客体,不能进行客观的评价,因此,社会史新研究方法则重视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他认为,微观史学与社会史的某些学派,如传记史学、精神史学的关系密切。因作者是微观史学研究方法的拥护者,所以他指出微观史学研究首先要对人类的社会实践进行研究,主要包括国家政权意志力与小人物行为的关系问题^⑥。换言之,此时微观史学的研究重心并不是对不同历史行为的概括总结,而着重考虑个人经验的多样化及其行为模式。C.B.茹拉夫廖夫认为,微观史学应划分为日常生活(私人生活领域、家庭、住房、子女、功勋、友谊等)和生产生活两个方面,所以学者及其同事采用的历史研究方法是使用传统的史学方法研究下层人民的习俗、普通人的行为及生活。

最近,在俄罗斯问世的许多著作都试图探析微观史学的研究内容。例如,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Ю.А.波利亚科夫在“历史视角下日常生活中的人类”一文^⑦中指出研究该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将日常生活定义为“历史中数十亿人类命运的总和”,当然此概念较为笼统。他认为,微观史学的研究方向应与历史人口学、婚姻家庭(包括两性关系及性文化)研究的方向相一致,居住条件、医疗服务及运输状况等因素也是其研究内容,应该与更多的学科开展合作,如民族学、文化学、人口学。

十几年前,B.C.佳热利尼克娃在《20世纪俄罗斯的革命和改革》论文集中对 H.B.列比尼的微观史学研究方法进行评析。她指出 H.B.列比尼的观点的可取性,同时针对微观史学研究方法也提出不同意见。她认为,评价研究方法标准正确与否主要是确定研究过程中该方法是否具有臆断因素,是否形成该方法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⑧。B.C.佳热利尼克娃比较倾向于 C.B.茹拉夫廖夫、A.K.索卡洛夫、E.Ю.祖布科娃的观点(他们认为,微观史学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再现,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诠释社会是该学科与其他学科的最主要区别)^⑨,但在某些具体观点上仍存在分歧^⑩。

B.C.佳热利尼克娃屡次提及微观史学史理论研究、该学科与历史学其他方向的关系等问题^⑪。她指出当代俄罗斯学者对微观史学的理解与传统观点具有一定差异^⑫。作者也试图确定微观史学史

③ В.Д.列列科:《1921~1941年俄罗斯日常生活的新方式》,第75~78页。

④ С.В.茹拉夫廖夫,А.К.索卡洛夫:《1920年苏联人的日常生活》,第287~332页;С.В.茹拉夫廖夫:“1930年初莫斯科电厂中的外国侨民:微观研究经验”(Журавлев С.В.,“Иностранная колония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Электростанции в начале 1930-х гг.: опыт микроисследования”),《1998~1999年社会史年鉴》,第366~410页。

⑤⑥ С.В.茹拉夫廖夫:“研究者手中的显微镜与手术刀——社会史研究新方法”(Журавлев С.В.,“Микроскоп иscalпель в руках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я: 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и инструментарий социальной истории”),氏著:《小人物与大历史:1920~1930年苏联莫斯科电厂中的外国人》(Журавлев С.В., Маленькие люди и большая история: иностранцы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Электростанци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1920-х-1930-х гг.),莫斯科: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5~25页。

⑦ Ю.А.波利亚科夫:“历史视角下日常生活中的人类”[Поляков Ю.А.,“Человек в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历史问题》(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0年第3期,第125~132页。

⑧ В.С.佳热利尼克娃:“苏联时期的日常生活与改革”(Тяжелникова В.С.,“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 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е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20世纪俄罗斯的革命和改革》(Россия в XXв. Реформы и революции)第2卷,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

⑨ Е.Ю.祖布科娃:《战后苏联社会:1945~1953年的政治和日常生活》(Зубкова Е.Ю.,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совет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политика и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 1945~1953 гг.),莫斯科: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⑩ Е.Ю.祖布科娃:“俄国历史中的儿童文学及其他问题”(Зубкова Е.Ю.,“О д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и других проблемах нашей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амяти”),《俄罗斯历史研究中对以后发展趋势的预测》(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России. Тенденции последних лет),莫斯科:俄罗斯社会研究者协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157页。

⑪ С.О.什米德特:《15世纪末~19世纪上半叶欧俄城市》(Шmidt С.О., Города европейской России конца XV-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в.),第1卷,特维尔:特维尔国立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9~63页。

⑫ Ю.А.波利亚科夫:“历史视角下日常生活中的人类”,第125~132页;В.С.佳热利尼克娃:“苏联时期的日常生活与改革”,《20世纪俄罗斯的革命和改革》,第85~92页。

的研究领域^①,界定其研究内容,并认为微观史学史可以简化为微观史学或研究人类生活方式的历史,但微观史学与传统的日常生活研究仍有很大区别^②。

从当代理论学家的角度来看,历史学家在现实生活面前无能为力,因很多文献资料本身就相互矛盾,且内容迂腐老套^③,同时微观史学的个别激进观点也蕴含着一定的危险性^④。缜密分析文化学诸多因素之后就会对相关思想家的观点进行思考,虽然仍不能解决微观史学的分歧,但这点至关重要。因为历史研究中某些具有特殊意义的省份材料的研究范围仍不宽泛,所以这些地方志和民族学流派不能构建社会群体、各阶级及阶层的日常生活场景^⑤。基于以上原因,一些彼得堡年轻学者倾向于经验主义,并重视日常生活描述是不可避免的^⑥。

1990 年对俄罗斯微观史学而言意义特殊,此时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倾向于社会学,在剖析完微观史学研究方法之后发现,它已不再是某些学派的独立研究,而是整体的研究模式。同时必须强调的是,俄罗斯社会学家重视的微观史学、妇女史、日常生活史等论题在国外也倍受青睐^⑦。

四 微观史学的研究现状和研究对象

虽然在 1970 年年末现代人文科学中就开始使用术语“日常生活”,但学者们就其研究内容并未达成一致,所以就微观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学术界众说纷纭。1990 年年初,德国民族学家、文化学家卡罗拉·利发现,已有很多学者在历史文献中涉猎微观史学。“日常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种类”“日常生活造就平常人”^⑧等概念有时就被“日常生活”所取代。与构造历史事件的精神世界一样,微观史学的分析方法也逐渐被接纳。因此,微观史学家与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方志学家、古文献学家关系密切,与哲学家和文化学家的关系也不容忽视^⑨。

原巴黎国家社会科学学院历史人类学系主任,法国著名的哲学家、文化学家和神学家米歇尔的《日常生活创造》一书,详细地剖析了微观史学相关内容。当时,他被认为是后结构主义者,M.福柯及 P.布迪厄观点的继承者。该书主要告知年轻人在历史文化研究过程中应该关注结构与体系,并呼吁学界关注权利机构、监控和惩罚体系中不同等级群众的显著差异。M.杰·塞尔托认为,微观史学应该在社会关系中显示同时期不同民族的典型文化实践模式、各种经济活动和政权间的关系。

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思想需要在其作品中慢慢体会,而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则更注重历史实践,以文学资料或者“羊皮纸”(羊皮纸上书记载当时的历史事件,在磨损后再书写新的文字,某些文字虽已大量磨损,但仍保存很多有价值的材料)等文献资料为研究对象,但微观史学家不但要注重日常生

① 详见 Е.Ю.祖布科娃:《战后苏联社会:1945~1953 年的政治和日常生活》;С.В.茹拉夫廖夫:“研究者手中的显微镜与手术刀——社会史研究新方法”,第 5~25 页。

② 详见 И.В.乌杰欣:“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思维模式研究”(Утехин И.В.,“О смысле включенного наблюдения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и.История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и”),《科学论文集》(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работ),圣彼得堡:圣彼得堡欧洲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③ И.Т.卡萨维尼、С.П.夏维列夫:《日常生活分析》,第 197 页。

④ I.科恩:“流行风格中的礼仪、时髦、策略和思想”(Кон И.С.,Битва за штаны:этикет,мода,политика,идеология),《人类》(Человек)2001 年第 5 期;Л.Б.彼鲁西洛夫斯卡娅:“解冻时期的日常生活文化(风格改变)”[Брусиловская Л.Б.,“Культура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и в эпоху оттепели”(метаморфозы стиля)],《社会学与现代生活》(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2001 年第 1 期。

⑤ П.П.谢尔比宁:《13~20 世纪俄国妇女的日常生活》(Щербинин П.П.,Женская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 в России в XIII-XX вв.),坦波夫:坦波夫国立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⑥ М.М.克洛姆:《微观史学领域论文集》(Кром М.М.,История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и.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работ),圣彼得堡:圣彼得堡欧洲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⑦ Л.А.戈尔东、Э.В.克洛波夫:《工作之余的人们》(Гордон Л.А.,Клопов Э.В.,Человек после работы),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72 年版。

⑧ Л.赫尔姆斯:《1917~1941 年俄罗斯社会史》(Холмс Л.,Со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17~1941гг.),卡梅舍瓦哈:罗斯托夫国立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1~103 页。

⑨ В.瓦利杰尼费里斯:“微观史学犹如具有一定方向的漂流瓶”;Б.В.马尔科夫:“从认识论和人类学角度诠释微观史学”(Марков Б.В.,“Понятие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и в гносеологии 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日常生活结构和科学合理性》(Научная р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и структуры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и),圣彼得堡: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活的重复性,而且要探析事件和现象的实质。M.杰·塞尔托确认人类的主体创作不能、也不可能失去其作用(罗伯特·穆西尔呼吁),同时其作用客体也至关重要,也需要对主客体及其中介进行研究,因此,其关注对象也包括生活的方式、日常生活的战略、个人及社会倾向等内容。

德国历史著作中一直对微观史学各个领域颇为关注,如对比其因循守旧程度、重复性、日常生活或习俗等,在此框架内研究其突出特点和独特性。但此方法导致微观史学各流派的长期对立,如群众生活和个体生活的对立,最终促使德国微观史学流派的诞生,该学派主要关注的对象为同时期社会阶层、居民的风俗、日常生活等问题。

德国学者把节日(从节日中可以发现与日常生活不一致地方)和极端状态(在某些状况可以改变其风俗和日常生活状态)也纳入微观史学研究范畴。他们认为,工作、劳动、玩耍、学习等因素也应纳入日常生活范畴内,因此单调性、节奏性和重复性是确定日常生活现象或状态的石蕊试纸。

此时的日常生活特指“生活的世界”,但前者已是后者的有机组成部分。日常生活的结构包括各要素的排序原则、规章、程序、规划和目的等,日常生活又是多变的,生活场所仅是人类在自然界中的生存地点。微观史学主要研究其内在机制,哲学和社会学称之为“开发”,该开发是在现有条件下的自我展示实践。当代著名思想家 A.吕德克认为,任何人类的反应都需要一个理解和领会过程,而此过程正是微观史学的主要任务^①。

应着重指出的是,对微观史学的理解实质上是由国内学界权威确定的,新方向的确认意味着要变更历史研究规律、考试规章、教学规划、出版政策等内容。因此各流派都具有自己的支持者,他们都为各自学说辩护。《知名历史学家》杂志的诞生就是很好的回应,但德国微观史学家 A.吕德克认为该杂志的影响范围有限^②。

在俄罗斯文化学界,微观史学被认定为研究非专业项目活动、要素间相互关系和日常生活的历史学科,它不但是各种社会分工的联合体,而且具有全社会效用^③,所以对微观史学的研究对象为劳动动机和变化条件的说法很难苟同。日常生活的本质即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宣传和职业等的选择机制,但该制度的形成可能与其他社会制度的功能机制不相吻合。虽然在此条件下建立相应的理论机制并非十分理想,但每次研讨会上都对微观史学的内容进行讨论^④。

俄罗斯学术界就微观史学不但涉及文化学领域,而且涉及民族学领域诸多问题的观点已达成共识,所以微观史学研究应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日常生活条件、饮食结构、家庭和性生活特征都是微观史学的研究对象,而日常生活史(民族学研究对象)与微观史学(历史学研究方向)的关系问题也至关重要。

五 微观史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区别

日常生活的研究范畴问题不但西方学者十分关注,俄罗斯哲学家对此问题也兴趣浓厚^⑤。一方面,除民族学外整个人文学界对该问题关注不够;另一方面,其他学科关注日常生活和生活方式的现象已司空见惯。

①③ A.吕德克:《1989年以后德国的微观史学研究》,第117~131、120页。

④ A.И.阿尔诺尔多夫:《现代社会的文化结构和人类》(Арнольдов А.И., Структура культуры и человек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обществе),莫斯科:教育出版社第1987年版,第136页。

⑤ Л.М.莫索洛娃:《文化学教育研究中根据文化学课程确定的教学纲领体系》[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ческ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Комплекс учебных программ с методическими рекомендациями по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ческим дисциплинам (Отв.Ред. Мосолова Л.М.)],圣彼得堡:俄罗斯国立 А.И.赫尔岑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998年版,第26(日常生活尤如文化)、35(民族日常文化)、41(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日常生活)、288(日常生活现象)页。

⑥ В.Ж.凯勒、М.Я.科瓦利扎尼:《社会意识形式》(Келле В.Ж., Ковальзон М.Я., Формы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сознания),莫斯科:国立政治文化出版社1959年版,第23~26、32~34、158页。

俄罗斯国内史学界认定 19 世纪为日常生活的描述时期^①。А.С.乌瓦罗夫、И.Е.扎别林、Н.И.科斯托马罗夫、Д.Я.萨莫克瓦索夫、В.И.达利、А.Б.捷利什科和 20 世纪初的 В.А.戈罗佐夫都是当时的名人^②。一部分人认为日常生活体系是由诸多因素组成的,所以他们把反映人类公共性的居住条件、服饰、家务管理、生活方式、精神文化等因素也纳入该范畴(本民族的心理特征)。如果注意到 19 世纪的古典著作《风俗和生活方式》,那么“生活习俗”^③概念几个世纪之前就被俄罗斯学者和作家使用,20 世纪下半叶起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对生活习俗问题也颇为关注。他们定义的“生活习俗”范畴更加广泛,主要包括以下因素:家庭经营及其全部相关元素;“闲暇时间”,即所有的闲暇方式;获得劳动产品的方式(采集蘑菇、浆果及蜂蜜等);经济生产方式(生产习俗);本区域特有的风俗和规范;城乡的管理模式和行政制度;贸易规章;解决冲突方式;等等^④。

19 世纪历史学家撰写的历史生活文章首要关注政治事件的描述,个人的行为、执政者行为、统帅功勋为其重点描述对象。19 世纪的日常生活著作中着重描写物质生活,但是以旁观者的角度描述的,并未注意到人们日常生活行为的动机和外部世界的影响程度。

现代学者认为,微观史学中的“日常生活民族学描述时期”是按年代顺序首次全面研究日常生活,苏联建国初至斯大林大清洗时期为俄罗斯地方志堆砌时期,此时期的大量研究者已对苏联人民的日常生活与文化都进行了详细描述。此时的研究对象为工人和农民的真正关系以及知识分子的状况等。“生活方式”以及其变化虽有接触,但改变的原因并未涉及。受任何人也不能染指布尔什维克权力思想的影响,他们最终进入思维的极端状态,忽视人民群众^⑤。从学术角度研究苏联时期的日常生活是从战后西方学界开始的,很长时间内其研究者都是从哲学角度研究的,同时革命前生活的历史民族研究方法遭到斥责和中伤,此时“日常生活描述”术语被全盘否定。民族学家在研究苏联城乡的日常生活时仍不能走出官方许可范畴,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对比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和传统日常生活,从而赞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贬斥旧制度。苏联历史著作中出现的任何与“日常生活描述”相近的词语都被认定为是表面化的、无用的,所以要求研究者与之划清界限。

严格意义上很难划定微观史学与民族学的界限,如果周密地描述日常生活,就会让居民接触到过去的思想,这样社会主义目标就很难实现,所以该时期不但研究停滞不前,而且必须与政府的步调一致。19 世纪俄罗斯日常生活作家和苏联民族学家都企图左右群众思想,历史文献中的日常生活描述都是对早期人民日常生活的描述,但这完全是按研究者意图勾勒的。随着哲学和社会学界新观点的不断产生,历史学家不断地质疑前人的观点。民族方法论的诞生为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联盟奠定了基础,而这正是微观史学所需要的,同时也奠定了独立于英语语系之外独特文化的发展方向,但此时仍必须解决一些问题,如几个世纪前的价值观体系能否恢复(是否与当今一致)呢?怎样对

① А.А.福尔莫佐娃:《俄罗斯考古史论文集》(Формозова А.А.,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и),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1961 年版;Г.С.列别杰夫:《俄国考古史》(Лебедев Г.С.,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археологии),圣彼得堡: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97、181 页;С.П.夏维列夫:“俄罗斯考古史大事记(纪念萨莫克瓦索夫诞辰 150 周年)”[Щавелев С.П., “Эпизоды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и (К 15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Д.Я.Самоковасова)”],《俄罗斯考古》(Россий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1993 年第 1 期,第 221~222 页。

② 详见 А.Б.捷利什科:《俄罗斯民族的日常生活》(Терещенко А.Б., Быт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莫斯科:俄罗斯书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278~283 页;Н.И.科斯托马罗夫:《16 与 17 世纪俄国家庭生活及道德论文集》(Костомаров Н.И., Очерк домашней жизни и нравов велико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 XVI и XVII столетиях),莫斯科:共和国出版社 1992 年版;И.Е.扎别林:《16 与 17 世纪俄国沙皇的家庭生活》(Забелин И.Е., Домашний быт русских царей в XVI и XVII столетиях),莫斯科:格拉切夫和科姆普印刷厂 1869 年版;И.Е.扎别林:《俄罗斯人的家庭生活》(Забелин И.Е., Домашний быт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莫斯科:格拉切夫和科姆普印刷厂 1869 年版;Д.Я.萨莫克瓦索夫:《古代俄罗斯日常法律机构和日常政治机构论文集》(Самоковасов Д.Я., Очерк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учреждений и обычного права древнейших учреждений и обычного права древнейшего периода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莫斯科:泽姆克维奇和诺克斯斯基印刷厂 1875 年版。

③ В.И.达利:《俄语详解大字典》(Даль В.И.,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живого велико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第 1 卷,莫斯科:俄语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48 页。

④ Д.Я.萨莫克瓦索夫:《北方土地、坟墓与遗址中的北方人研究》(Самоковасов Д.Я., Северянская земля и северяне по городищам и могилам),莫斯科:主教公会出版社 1908 年版,第 8~9 页。

⑤ А.А.布洛克:《日记》(Блок А.А., Дневник),莫斯科:苏联历史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99 页。

待历史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呢?正是这些问题构建了微观史学^①。

俄罗斯新时期民族学家认为,日常生活为私人和社会习以为常的传统形式,即重复、有规律、稳定、具有一定节奏感的日常生活^②。俄罗斯新时期文化学者则认为,日常生活等同于生活习俗^③。这种观点在苏联时期就已形成,其主要表现为工作和日常生活范畴的习惯性对比。在一些文献中也注重日常生产活动与日常生活间的区别,日常生活多指工作之余的空闲时间。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俄罗斯,人文科学中生活习俗范畴比较宽泛,通常包括日常生活、节日、精神文化现象和物质文化的特征。如果把生活习俗与物质生活、物质文化同等对待,那么俄罗斯、东欧和西欧历史文献中已明确指出它们之间的区别。历史学中日常生活种类包括民族学中的整个日常生活,即研究住宅、饮食体系、服装风格等内容。就定义而言,微观史学与民族学也具有共同点,其主要代表人物都注重研究生活方式。注重观察是民族学研究者酷爱的研究方式,借此可以揭示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他们不放过历史文献资料中的任何细节。

民族学家的生活习俗研究与历史学家日常生活研究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历史事件重要性的理解上。历史学家注重历史事件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这与民族学研究大为不同。传统的民族学研究很少涉及政治事件。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特殊事件的光环逐渐退化,日常生活则成为微观史学家研究的对象,他们力求探究不同政治事件中个体的反应。生活习俗变更的过程比较缓慢,但日常生活又是流动的,从无间断的。由于一系列原因所致,个别历史事件并未受到重视,但却引起各社会阶层人民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在日常生活中能感受不同群体思维和情感的不断成熟,因此,意识和热情决定其行为方式,都尝试新事物或刻意地回避某些东西,这些现象和事物正是微观史学家研究的对象。

民族学构建的生活习俗和相应的理论不是一味地描述个体居住的物质环境,还涉及一系列精神文化因素(如礼仪、宗教礼仪、节日及民俗),但该学科很少注重个人的感受,特别是人类最普通和最为典型的情感反应。在民族学研究中也涉及到这样或那样的情感反应,因此不但要对其进行详细的描述,而且要对产生偏差的原因进行分析。然而是否具有转化成特殊标准,然后再普及的可能性呢?

必须指出,数十年前欧洲文化学界和哲学界就区分单词“文化”和“日常生活世界”,并展开辩论。哲学界注重文化的物质(例如,建筑物类型、家庭日常生活物品、家具、服装等)和精神(民族)范畴,即在社会和个体不断冲突和矛盾中形成的日常生活世界。人类活动的规章、行为方式都是活生生的文化,而这些规章和方式并不是空洞的,情感因素为其最有效的补充元素。在此研究框架内纳入情感世界,意味着放弃日常生活分析,着重研究文化模式。因此,微观史学家认为其分析的重心仍是日常生活中的个体,而不是人类建立的精神或者物质文化因素。

微观史学家关注的重心为普通的日常生活、生活问题、其思维模式以及历史中一些不知名事件,如生活中的矛盾和疑问、解决问题的方式,用其特有的研究方式阐释生活中的各类事件(如日常行为规章、亲缘关系范围内的常规和特殊现象),而这些正是微观史学家的研究范畴。在意识研究大环境中微观史学是群体无意识形态的历史集中形式,心灵感应史并不是研究具体风俗和习惯的民族史。

对心灵感应等问题的兴趣决定了以后的研究道路。微观史学家之所以对研究日常生活的民族学十分青睐,主要源于该学科研究对象不但包括基本阶层(贵族、农民、工人、企业家、僧侣等),而且包括一些小社会团体,最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感受及其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也是其关注内容。在历史研究中具体的事件更具说服力,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历史。

① В.А.沙波瓦洛夫:“历史中日常生活问题——生活方式、意识和研究方法”(Шоповалов В.А.,“Проблемы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и в истории: образ жизни, сознание, методология изучения”),《跨地区科学研讨会材料汇编》(Сборник материалов меж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научного семинара),斯塔夫罗波尔:斯塔夫罗波尔国立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 页。

② Г.Е.玛尔科娃、В.В.皮梅诺娃:《民族学》(Этнология/ Под ред.Г.Е.,Маркова и В.В.Пименова),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4 页。

③ В.Д.列列科:《欧洲文化中的日常生活空间》(Лелеко В.Д.,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и в европе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圣彼得堡: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7 页;Л.В.别洛维斯基:《俄国日常生活史中的木屋与城堡》(Беловинский Л.В.,Изда и хоромы.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и),莫斯科:工会出版社 2002 年版。

微观史学家对以意识和行为为主体的日常生活进行专门研究,而民族学的风俗习惯很少具有自身特定的研究对象,因此微观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应是典型的日常生活^①。注重习惯状态的重复、日常生活的运行机制研究是微观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主要区别,如果不能确认日常生活中不显著的偏差,那么就不能确定日常生活的真正标准,这对史学家的研究至关重要。很明显日常生活意识不但能体现日常生活的现实性,而且能适应不断变化的日常环境,但需详细分析此过程中的相关细节,而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描述。在某些著作中阐释的特殊事件并不是普通的存在,而是受特定因素的影响^②。

研究物质文化的民族学家是小人物的探索和分析者,新旧民族学家著作中都对粘土制成的容器染色、上釉、医治病人的事例进行描述。微观史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在于是否注重研究小人物和生活中的细节^③,对实践主客体、人与人之间关系、冲突之间的详细描述是其必备条件。每一个日常生活细节都能帮助微观史学家划分传记材料的类型,感受微观史学中的时间因素,对比私人存在和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

如果说传统民族学家尽可能描述日常生活中的重复和稳定的生活细节,那么微观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并不是事件的简单描述,而是要探析人们习以为常和重复体制中新事物的运行机制,新旧社会标准差别缩小过程中的力量机制。

民族学的研究任务中已包含对个体的重新认识,但微观史学不但要完成该任务,而且要探析日常生活意识与私人政治文化间的关系^④。在研究个别人及其社会小团体时微观史学家着重探寻个人认识对个体日常生活的影响和个体在复杂政治体系中的生活。

如今人类学和文化学的著作中都试图改变 19 世纪传统民族学的描述性倾向,缜密分析民俗作品中的各种客体,如流言、谣言等。虽然某种程度上这种缜密的描述可以确定社会特定团体的精神特征,但这些著作仍是从民族学角度研究日常生活,按照惯例只是分析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现象或事件,而微观史学家注重的是对全面的概括和对事件或行为实质的探析。民族学为非理论性学科,准确的说是描述人类生活和人创造的文化。微观史学家的任务与文化学和社会学中的民族学研究类似,其主要目的是保存和恢复某种推理类型。微观史学在实践中进行统计、调查和试验研究,较为重视日常生活中的个别事件,这是该学科与传统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主要区别。

如果一本著作中只是一味地进行描述,不能提出自身的论点,那么此时进行的只是描述性的研究。民族学中的生活习俗著作与微观史学家著作的区别在于民族学涉及的时间范围更广,其主要任务是描述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全局及各种标准的变化。微观史学家著作的研究空间和时段范围较小,要对各种年龄段、职业、性别和其他社会团体所代表的生活方式都进行详细分析,人与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家庭与非家庭关系和生产生活状况也是重点研究内容。

限定人行为的官方法律规章和个体在法律中的地位是法学家的传统研究对象。民族学家感兴趣的只是日常法律和影响人类行为方式和习俗的因素。相反,微观史学家不但注重习惯法,而且特别注重个体和团体对法律标准的反应。

虽然苏联时期研究者著作中对劳动条件已进行重新断定,但按常规而言民族学中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领域”很大程度上是与劳动、生产领域相对应的。微观史学家研究每日的工作状况、劳动动

① A.С.谢尼夫斯基:“微观史学犹如微观和宏观研究的方法论问题(20 世纪俄国史材料)”[Сенявский А.С.,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 как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 микро и макро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на материалах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XX в.)],《21 世纪人类历史研究及教育中的历史——人类学方法》(История в XXI в. Историко-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ий подход в преподавании и изучении истории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莫斯科:莫斯科社会科学基金会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9 页。

② М.戴维斯:“20 年代苏俄社会发展与人类学问题”(Дэвис М., “Развит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 20-е годы и проблема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20 世纪俄罗斯世界史学家论坛》(Россия в XX в. Историки мира спорят),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14 页。

③ 梅季克·汉斯:“微观史学”(Медик Ханс, “Микронстория”),《社会经济制度体系史与理论研究论文选集》(Теория и истор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 социальных институтов и систем. Альманах)第 2 卷第 4 期(1994 年),第 202 页。

④ Ю.А.列瓦达:《90 年代前后普通苏联人的描述经验》(Левада Ю.А., Советский простой человек: Опыт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портрета на рубеже 90-х.),莫斯科:莫斯科海洋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0~61 页。

机、劳动者与政府和企业代表之间的相互关系、劳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因素^①。

虽然微观史学与民族学就日常生活中的某些问题仍有分歧,但其研究重心都是日常生活问题的解决,其研究内容大部分仍属民族学范畴。民族性日常规范的作用不容忽视。笔者认为,民族学日常生活研究方法 with 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并不矛盾,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上:(1)民族生存规律理论,其中包括生活机制、生存方式和该机制的发展和衰亡过程(Л.Н.古米廖夫)^②;(2)最初族源的形成(民族学注重现实的社会现象,最初的理解方式以苏联时期唯物主义者的理解为准),其中认定民族是稳定的、有其固有属性的,而且能体现私人和社会的客观性(Ю.В.布朗利)^③;(3)现代结构主义理论,依照该观点,民族是理想化的结构体,是固有文化属性上共同情感的综合体(В.А.季什科夫)^④。

微观史学中日常生活的研究与民族学、社会学、社会生态学的某些领域交叉。Э.维尔逊对哺乳动物的行为进行如下划分,认为其主要行为包括保护居住地点、侵略性、性行为模式、亲缘关系等,但探析该问题必须构建日常生活的基本结构。因此,生物学家的主要任务是破译人类基因组,微观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构建日常生活的基本结构,恢复当时文化的模式和人类行为的原始模式。

六 日常生活的结构和内容

俄罗斯国内外社会学讨论中很少涉及日常生活结构问题。许多学者认为,现阶段对日常生活的分析比探求其范畴更具有意义^⑤。尽管最近几年微观史学的著作层出不穷,但很少涉猎其研究范畴。

该领域最为著名的研究成果是匈牙利社会学家、哲学家 A.海勒于 1970 年在布达佩斯出版的专著《日常生活中个体诠释的初步尝试》,该书 1978 年被译成德语。作者认为,日常生活最明显的特征不但包括社会状态的重复性、局部性或衔接性,还包括其不一致性、多相性,即功能、结构及形态的复杂性,社会中不同人群日常行为的多样性,其主要目的是更为详尽地研究日常生活条件下的普通人(从个体中展现出整体)。研究者也力求通过个体的生活来展现日常生活中人类的整体活动,其先决条件是对整体社会环境的复制。但日常生活通常泛指私人领域,A.海勒对个体日常生活及其与社会的关系都进行了深入研究,虽然很多内容都重合,但个体的情感、习惯和风俗水平等因素都不尽相同。日常生活研究要深入了解人类的经验、认知结构的思想承载能力以及个体实践中的感觉和感受方式等因素。

通常,日常生活研究总是限定在个人生活轨道和社会构造之中^⑥,而日常意识总是贬低宗教礼仪意识,抬高其他方面的意识行为,因此日常生活的总特征是整合极端意识形态,首先是进行对比,然后缩小与日常思维和重复思维的差距,日常存在的基础是自我调整的技能(在分析思维领域称为“忍耐力”,在哲学中是“无畏”的代名词)。日常生活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从个体行为中探析整体(群体、阶级、文化及共同性)的特征和个体心理对社会群体的作用。日常生活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常态研究,现代社会学家 P.布迪厄认为,常态是实践机制中主体结构和客体实践的媒介。在进行日常生活意识研究时,研究者对集体(阶级和团体)和个体意识常态的了解可以探析当时社会流行风格、人们的兴趣爱好

① И.Л.普什卡廖娃:“历史学家眼中的私人生活和日常生活史”(Пушкарева И.Л.,“История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и и частной жизни глазами историка”),《社会史》(Со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2003 年第 3 期。

② 详见 Л.Н.古米廖夫:《民族学范畴中人类历史和自然历史研究》(Гумилев Л.Н.,Этносфера: История людей и история природы),莫斯科:经济发展出版社 1993 年版。

③ Ю.В.布朗利:《民族学理论论文集》(Бромлей Ю.В.,Очерки теории этноса),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6~17 页;С.Е.累巴卡夫:“社会主义与民族”(Рыбаков С.Е.,“Национализм и нация”),《民族学述评》(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1999 年第 4 期,第 4~6 页。

④ В.А.季什科夫:“俄罗斯人的饮食(民族学构建前景)”[Тишков В.А.,“Что есть Россия?(перспективы нацие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哲学问题》(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1995 年第 2 期,第 5 页;В.А.季什科夫:“种族奇观”(Тишков В.А.,“О феномене этничности”),《俄罗斯民族政策和理论文集》(Очерки теории и политики этничности в России),莫斯科:俄罗斯和平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2~40 页。

⑤ И.Т.卡萨维尼、С.П.夏维列夫:《日常生活分析》,第 77 页。

⑥ Н.Н.科兹洛娃:“停滞时期的私人生活场景——家庭来往信函研究”(Козлова Н.Н.,“Сцены из частной жизни периода «застоя»: семейная переписка”),《社会学与社会人类学杂志》(Журнал социологии и социальной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1999 年第 2 期,第 15 页。

以及文化的传承程度^①。

通过以上阐述可以断定,至今该问题仍未达成统一意见,有待进一步研究。很明显,每一社会阶层都具有自己独特的社会生活,许多历史学家对富人、沙皇和英雄的生活的描述已十分详尽,但仍与社会中其他团体的日常生活混为一谈,现在应竭力研究些问题。

很明显,微观史学中特殊事件(如战争、王位的更替、叛乱后制度变化)的描述与民族学的日常习俗具有明显区别,在个体、团体和集团反应中能显示出日常生活标准的典型特征,而且还可以对历史中的日常标准进行复原和评价。部分社会冲突和革命运动史的研究者认为,如果人民一致反对暴力,那么此部分也应是微观史学的研究内容。这种观点的支持者把微观史学看作日常实践史,斗争持续的时间也在其研究范围内,此时其研究对象应该包括行为方式和生存战略,但这要在专门的社会政治条件下研究人类,因此,把革命和战争的极端时期纳入微观史学的研究范畴也是有据可循的^②。

部分学者认为日常生活还包括劳动、工作和生产生活,俄罗斯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日常生活主要应指私人生活领域,包括家庭问题、家庭日常生活、子女教育、闲暇时间和朋友关系等。部分学者也对劳动生活进行分析,但只涉及其工作地点和关系模式,所以研究者的当务之急为确定自身研究内容的范围,虽然确定总体研究方法后日常生活研究的范围就显而易见,但以下内容仍容易混淆:

非家庭日常生活时间范围首先指的是日常生活中细小的、个人的、不变的和重复的时刻,从个人情感和成就角度来看是个人在外部世界影响下逐渐调整自己及适应该环境的过程。

私人家庭生活状况涵盖的范围更大,因为很多种文化都是人类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及艺术、科学和技术发明),所以要从文化学角度进行阐述,如情感历史、个体和群体所经历的日常事件和日常状况;任何日常现象总会引起人们的关心(对将来的期盼)、害怕(对未知前途的恐惧)、希望、信心等。情感是主体对特定生活事件及生活状况的反映。微观史学与研究世界客观性的其他学科的主要区别是对主观因素的关注程度。

N.埃利亚斯认为,微观史学与非微观史学的区别在于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在如下几个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节日,准确地说,是日常生活中的节日和非工作日;生活中的特殊事件;在工作、劳动日中的各种特殊休息形式和节日;特殊人物的生活;重大事件,国家和管理者的作用;官方的职业性生活,特别是恍然大悟、迷惘和采取新决议的时刻;在精神领域的意识反映领域,艺术、科学经验和思想领域,思想理论的对立范围,真正的正确意识等,不同学科的关注对象有所不同。

俄罗斯哲学界认为,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的差别在于,日常生活虽不能适用于专业化的经验模式,但并不妨碍该专业化模式的确认、日常生活中的个体创造,因此,该矛头直接指向日常生活及历史认知死胡同^③。在日常生活中也具有一系列特殊的、专门性的生活方式,借此可以在旧文化框架内培育新事物,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界限也随之发生变化。

社会学家认为,日常生活为“人存在的现实性和在整体世界中客体重要性的诠释”^④,但历史学家却很少关注该问题。该定义着重强调的是生活的双重环境,其各组成部分的现实性,首先需弄清个体存在的时间和地点,然后再深入地了解客体。日常生活的客体是指人居住的和产生各种关系的世界。德国历史学家 A.吕德克试图从多层面角度理解历史,然后深入研究思想在此过程的巨大作用。他还指出,历史的主体和客体应是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微观史学家关注的重心并不只是乏味

① P.布迪厄:“结构、习性和实践”(Бурдьё П., “Структура, габитус, практики”),《社会学与社会人类学杂志》(Журнал социологии и социальной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1998年第2期;A.Ю.比亚尼卡娃:“P.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常态’概念研究”(Пьянкова А.Ю., “Понятие «габитус» в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П.Бурдьё”),《社会学》(Социология)1996年第4期,第26~47页。

② Ш.菲茨巴特尔茨克:《日常生活中的斯大林主义——30年代苏俄社会史中的城市研究》(Фицпатрик Ш., Повседневный сталинизм. со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в 30-е гг.: город),莫斯科: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③ Н.Н.科兹洛娃:《日常生活与社会变更》(Козлова Н.Н.,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 и социальное изменение. Автореф. дис. д. филос. н.), (博士论文),莫斯科1992年版,第5页。

④ P.贝尔戈尔、T.卢克玛尼:《现实的社会构造》(Бергер П., Лукман Т., Социальное конструирование реальности),莫斯科:梅基乌姆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

的平淡生活,其研究对象还包括历史进程的具体参加者及其相应的思想、社会规范、政权制度等影响主客体的因素。

当代哲学界很难准确界定日常生活,哲学家们所关注的是复杂及多层次的日常生活。И.Т.卡萨维尼和 С.П.夏维列夫认为,较短的竞赛、节日、灾难都应列入日常生活范畴,而对日常生活的发掘是一个缓慢的、有节奏的过程,因此,日常生活的研究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观点,即反对派和中间派观点^①。二者虽然都进行专业化的实践研究,但日常生活是非专业化的实践,是日常生活、空闲时间,甚至是职业的实践,而这种实践需要健康的思想、群众的智慧、实事求是的原则作保障,劳动和休息等因素也包含在这一模式之中。И.Т.卡萨维尼和 С.П.夏维列夫认为,“日常生活反常行为”是指“战争、风险和疯狂行为”、无秩序、获得自由、遗忘禁忌以及放弃先人的宗教礼仪等。节日、竞赛、灾难(疾病、创伤、损失、失败、失望等)是客观存在的,应该着重强调灾难的客观性,但反对者认为节日、灾难等日常生活是秘密的,是人们生活的另一方面,是日常生活的有效补充形式^②。这种补充可以说是日常生活中的“上层”(高度的、神圣、理论性的——与宗教礼仪相对应)或者“下层”(不拘泥于禁忌、肉体状态——与节日或者灾难与饥饿对应)社会产生的偏移。按照此逻辑,非日常生活状态即主流意识形态遇到的危机时的、边缘的和少有的民主状态,命运转折时期的行为、冒险举动和特殊时刻将占据主导地位。德国研究者 X.巴尔特把爱归入非日常生活状态,认为爱与痛苦一样都是特殊的存在,是人类特有的感受。针对 X.巴尔特的观点,И.Т.卡萨维尼和 С.П.夏维列夫提出,日常生活的研究是一个特定过程,节日、竞赛、灾难和危机都是其体现形式,任何现象、不平常或极端事件都是其研究对象。

自愿或者非自愿地破坏日常生活,常规因素的边缘区域(上层人物的日常生活或社会抛弃人员的生活),极端状况向特殊形式转变,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有标准状态,都是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共同的研究对象。因此,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不但要从个体角度分析社会现象(爱情、情感激动、情绪低落等因素心理学家兴趣浓厚),而且社会、政治、民族文化都应是其关注对象。历史学家的高明之处在于从生活和日常生活碎片中,以及在不同时间段的对比之中来确定日常生活中的新现象。此时,一些问题必须解决,如是否具有以前生活方式的痕迹呢?日常生活和特殊生活的比例如何呢?劳动和职业守旧性与日常生活守旧性的差别如何呢^③?历史中哪些时段更容易引起不满,是否所有时期人们的反应都相同呢?日常生活中社会作用是否可能发生变化,标准状态与极端状态的区别如何呢?

数十年前历史教学论的撰写者指出,微观史学刚刚站稳脚跟时就应对其存在的必要性进行论证,而且必须紧扣时代脉搏。因个人的作用有限,所以应为价值观体系的发展道路进行评估,当然这也是当今微观史学的研究任务。

七 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

微观史学研究方法为文化—人类学分析方法的变形,同时也是社会史研究的视角变化。就研究方法而言,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与大多数研究者的立场一致,这在文献资料数据的重审过程中已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应着重分析具有代表性的事实、经验材料。

日常生活首先是一个空间概念,人类生活模式为其展现形式,此过程中也具有对新事物的渴望和对原有文化的继承^④。为确认该思想和原有社会抉择的产生过程以及各种思想注定灭亡的原因,就必须尽早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相关分析。历史学或民族学与微观史学的区别犹如历史人类学和新社会史学与历史文献学的关系。传统的历史学家首先要确认文献的代表性,然后竭尽所能地把这些材料正确地运用到研究之中。但这样一来,传统的历史叙述就像新闻报道一样,其作用有限。因此,要潜心阅读文章,对其内容进行思考,对其思想进行评估,然后尽可能地洞察其内部思想,考虑话

①④ И.Т.卡萨维尼、С.П.夏维列夫:《日常生活分析》,第106、117页。

⑤ 详见 Е.А.克利莫夫:《各种职业中的世界观模式》(Климов Е.А., Образ мира в разнотипных профессиях),莫斯科:莫斯科国立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⑥ Н.Н.科兹洛娃:《日常生活与社会变更》,第4页。

语的内在涵义。著名的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玛费索里坚持认为,微观史学研究,即社会内部研究,着重关注对客体或者现象的描述。他指出,只有从研究主体内部着手,研究者的论点才更有说服力^①。

微观史学着重从个体角度研究社会现象,其研究对象不只是普通的日常生活,还包括日常生活的意识及行为。微观史学家要从个体的具体活动环境中(自然、时间、政治环境)探析其生活状态及其社会作用。历史学家借助现有的历史文献构造特定时期、特定群体的典型生活状况,努力展现这所大舞台上的不同角色,通过探析个体的行为动机更好地了解行为主体。苏联时期历史学家坚守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不能对阶级有更清楚的认识,认为阶级不是抽象存在的,而是客观存在的。换言之,虽然他们具有共同的活动地点,但个人及其周围人群都有各自的烦恼和苦楚。

因此,在确定微观史学工作方法时必须遵循两个重要原则。第一,分析日常生活世界必须从客体角度入手(易变的意识、人们的反省及感受),并对其共同的社会心理进行研究。第二,深入研究著作中的客体(其中包括作者文章中的文献资料),了解他们的内心,力求做到客观的评价,不注入研究者的主观因素(以前分析史学家要求的“冷观点”^②可能产生相应干扰)。

20世纪历史学家可以通过一些事件见证人来扩大史料来源,这就是所谓的口述史研究。1930年代诞生的口述史在许多国家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但1960年代末该学科迎来了第二次春天,首先在美国蓬勃发展(1967年建立了美国口述史协会),然后迅速传播到其他国家。生活史的汇编和记录,各种类型的采访(叙述性的、初级整理的、图书馆文献资料、具有明确主题的资料、热点问题等),不是简单的材料组合,在某种程度上是新形式文献资料的创立。历史学家最初并不赞成把这些记忆性、描绘性的材料纳入历史文献中,因为当时文献构成中仍无此类文献的立足之地,这点在民族学研究中尤为突出^③。在俄罗斯,只有在研究卫国战争历史时,才把回忆录看成文献材料^④。最近20年,口述史在俄罗斯史学界已站稳脚跟,微观史学家相当重视该学科^⑤,所以该领域的前景非常可观^⑥。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出版的自传体著作在确认研究方法过程中意义重大,这些著作在俄罗斯国外的影响范围更广。如果自由叙述是研究方法之一,那么记者应要求被访者开诚布公地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换言之,首先要对比生活中的重复事件,然后概述此事件的影响及意义。

另一些研究者在工作时大多都注重现存的传统历史文献,认为虽然这些材料已被多次使用^⑦,但阐述个人事件的文献资料仍具有特殊价值。从这些文献资料中可以挖掘当时人们的生活细节、主观性及自反性、对突如其来新事物及事件的非预见性,从中可断定日常生活中个体的差别不大。

中世纪史学家和现代历史学家从未有人在日记和回忆录中描述此类问题。这是否意味着数世纪前的日常生活就不能恢复了呢?此时民族学给微观史学家提供巨大的帮助,可从了解“土著人”入手,探析其归属感及忍耐力、心理相似度等。可以通过搜索和分析象征模式—语言、制度、行为等来探析其文化模式,在研究中发现他们都具有其本身固有的属性^⑧。因此,中世纪史学家及16~17世纪史学家在构造微观史学时走入极端(Л.М.巴特京),他们主要阐述各种现象的内涵和特征,这一点在阅

① Д.阿里耶娃:“社会学领域中日常生活的综合改进——米歇尔·玛费索里的观点研究”(Алиева Д., “Парадигматические сдвиги в социологии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и. Концепция Мишеля Мафессоли”),《社会学研究》(Социс)1995年第1期,第120页。

②④ С.В.奥布列尼斯卡娅:“德国现代史料研究中的微观史学”,第186、187页。

⑤ 详见 А.А.库尔诺索夫:“苏联科学院卫国战争历史委员会材料中的回忆录——答记者问”(Куornosов А.А.,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интервью в фонде Комиссии по истории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1973 古文献年鉴》(Арх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4年版。

⑥ Е.Ю.祖布科娃:《战后苏联社会:1945~1953年的政治和日常生活》。

⑦ Е.Ю.祖布科娃:《俄国历史中的儿童文学和其他问题》,第155~157页。

⑧ Н.Н.科兹洛娃:《苏联时期的日常生活视野(群众之音)》,第19页;С.В.茹拉夫廖夫、А.К.索卡洛夫:《1920年苏联人的日常生活》,第287~332页;С.В.茹拉夫廖夫:《小人物与大历史:1920~1930年苏联莫斯科电厂中的外国人》,第5~25页;Ю.А.波利亚科夫:《历史视角下日常生活中的人类》,第125~132页。

⑨ И.杰维特科:《社会学研究中的逻辑和阐释模式》(Девятко И., Модели объяснения и логика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莫斯科:俄罗斯人文教育中心出版社1996年版,第93页。

读历史文献中就可以发现^①。通过对过去人的现实生活世界,自身独特的语言、行为的恢复和分析,微观史学家就可以在现代人正常思维和理解能力的基础上复原其生活世界^②。

学者可以描述任何个体生活环境中的日常生活模式、个人行为的习惯性,因人类生活的最大特征为其集体性特征,此时其日常生活的组织行为也称之为“生活习惯”。从宗教礼仪诞生之日起,日常生活行为就丧失其原有功能,然后它就与参与性、集体特征紧密结合在一起。日常宗教仪式(交谈、信息及谣言的传播、宴会和服务等)的目的是把日常生活宗教礼仪化,所以,社会生活中的这些领域都是微观史学的研究内容。与民族学家不同的是,微观史学家要对损害和改变日常生活方式的因素进行分析,如鼓动宣传、闯入私人空间的局外人、生活场所转化为公共住宅等^③。

微观史学家在应用心理学研究方法时必须缔造出更多的主观认识,而这种认识未必要通过传统的民族学或历史学描述获得。微观史学家著书的思想为“结构体的结构化”,此时已不再是简单描述语言和思想,而是文化的传播者及其他情感语言的缔造者。如果研究者特别注重分析活动,那么其首要任务是探析个体经验和实际生活环境,微观史学家的该方面工作与研究私人生活、心理、情感的历史学家类似。影响个体宗教日常生活的新因素如何呢,是利己主义的诱惑(社会地位、利益诱惑、心情愉快)、权威要求,还是集体救赎的心理模式呢?普通人是怎样考虑自己与永恒、将来及历史事件的联系呢?

在微观史学研究中也应用以深入观察为主的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研究者收集信息时应注重信息的文献来源的深入研究(包括个体当时的年龄、家庭状况、心理特征)。在分析一些重要文献之后,可以把对焦点群体的分析方法转化为方法论,当然,微观史学家也经常使用民族—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前辈人的喜怒哀乐、幻想和希望在历史文献中都留有印记,这些都是我们应解读的内容。因此,重新评估这类状况是我们走出认知死胡同的唯一出路,以前外国人收集的资料(报纸和杂志、照片、日常生活用品)更能突出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差异。从收集的旧文献中可以让微观史学家弄清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探析当时社会一些离奇事件和群众的忍耐程度。

微观史学研究过程中必须重视个体因素,这些小元素往往可以解决大问题。批判者认为微观史学是讲述群众生活的动人故事,微观史学家的这些经验是从社会历史学家处获得的^④,他们所关注的是历史进程中改革的过程及其复杂性,社会学家对改革的阐述已淋漓尽致^⑤。在同类历史文献汇编中(审判过程的记载、自传或宣传广告)对文献的分类被称为逻辑运算,按照事件、来龙去脉、个体的主观意愿划分文献类型,然后根据所获得信息的重复性重新分析这些材料。微观史学家特别注重通过其掌握的资料得出相应的结论和确定当时的状况,这点并不是所有历史学家都具有的。

最后应阐述微观史学的写作方法,微观史学的研究思想明显区别于其他学科,用其特有的研究方法对物质文化材料研究后,研究者才能在理解世界、历史人物的基础之上投入自身的情感因素。

八 是否需要专门研究妇女的日常生活?

虽然描写苏联及其解体后俄罗斯妇女日常生活的著作汗牛充栋,但仍不能回答以上问题;如果只

① Л.М.巴特京:“诠释的深渊”(Баткин Л.М.,“О безднах экзегетики”),《奥德修斯:历史中的人类》(Одиссей. Человек в истории),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93页。

② 详见 И.Л.普什卡廖娃:《俄罗斯妇女的私人生活——新娘、妻子和情人》。

③ Н.Н.科兹洛娃:“日常生活社会学中价值观的重新评估”(Козлова Н.Н.,“Социология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и: переоценка ценностей”),《社会科学和现代生活》(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1992年第3期,第47~56页;Л.А.萨夫琴科:《日常生活社会学》(Савченко Л.А.,Социология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и),卡梅舍瓦哈:罗斯托夫国立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2~84页。

④ Н.Е.科波索夫:“微观史学的不可实现性”(Копосов Н.Е.О невозможности микронстории),《案件》(Казус),莫斯科: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2000年版,第33~51页。

⑤ В.罗曼诺夫:《社会民族学的研究程序、战略和方法》,(Романов В.Процедуры, стратегии, подходы《социальной этнографии》),《社会学杂志》(Социог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1996年第3~4期,第138~149页。

分析苏联时期及解体后契约形式的变化和历史状况同样不能回答该问题。不同学派的侧重点各异,所以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化学家的研究方向也各不相同。理论上微观史学要对人类日常生活进行理解及评估,但现实中往往发生变化,而且并未具有统一的标准,每个人对日常生活都具有自己的理解。妇女的思维世界中只有“我们”和“你们”,而自己永远是对的,别人永远是错的。因此,每个从事妇女日常生活研究的学者都着重强调男女日常生活间的差异,如性别、价值观、宗教信仰等。

对日常生活中男女的精神世界、男女生活方式等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合理性。古典人类学家和哲学家都把人类看成一个整体来研究,所以并未注重其个体因素,如性别、素质等。一般个体都是其抽象研究客体,个体具体的性能往往被忽视,被学者认定为次要因素。某些独立的合理化标准是其重点研究对象,对标准的偏离程度、某些非正常状态进行确认。此时关注的对象不只是老人和孩子、愚人和疯子、酒鬼及吸毒者、残疾人与罪犯、乞丐和麻风病人,而且包括那些以前不被重视、不被理解的元素,其中包括普通男女^①。

苏联时期的妇女日常生活研究非常薄弱,只有民族学家在研究传统日常生活时有所涉及^②。从1990年下半年起研究客体不但包括城乡妇女日常生活状况,而且居民的情感意识、对周围世界的认识都纳入研究范畴内,如私人物品、交流形式、文化制度等。

西方学者不但科研方法各异,而且对女权主义的看法也各不相同。妇女日常生活与社会中政府权力划分和主要划分方案关系密切,弄清妇女生活的状况为了解其家庭生活增添了佐证(但在英美的历史文献中这类著作较少)。

1970年女权运动第二次高潮来临时,倡导者认为,妇女远离新工艺是男女平等的障碍、有效规划生活的不利因素,所以1990年起对妇女参加新工艺实践的结果进行研究。这类倡导的主要目的是提供妇女进入大学工艺系学习、在医院担任医生的机会,而且呼吁变更妇女的家庭生活,捍卫妇女自身权益,号召妇女解放。男女作用的互换及妇女在技术现代化及日常生活中的作用都是现代西方社会学家关注的问题。

20世纪口述历史成为研究家庭生活的重要文献资料,E.罗伯茨对这些材料进行大量研究,在其研究中提及妇女的状况。借助于百年文献的资料(1890~1970年),他在文献资料和三个英国情报员情报分析的基础上对当时的日常生活进行分析。此阶段妇女生活的主要内容为生儿育女、照料孩子、性关系、婚姻、家庭关系、家庭的领导作用等方面。通过对几个世纪妇女生活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妇女在日常生活责任体系中的地位发生变化,即不再从事为自己、孩子和亲人缝制衣服,编织物品等传统家务,20世纪末其主要工作已不再是准备可口的饭菜、怎样节省开支,以及对家人的口粮精打细算等。第二,20世纪末在日常生活中男女和父子关系发生明显的“革命”,男人也开始从事家务、洗衣做饭,在教育子女上也开始投入大量时间。研究者发现该过程的非线性特征,1950年带孩子的父亲明显高于20世纪初,20世纪末诞生了术语“新时期父亲”,许多年轻父亲开始照料孩子。第三,通过对妇女日常生活的研究发现近百年中照料子女和老人问题上也发生了明显变化。20世纪初妇女的首要任务为抚养子女至成年,但当时儿童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仍很高。20世纪末不但子女的教育问题比较突出,父母的赡养问题也非常复杂,虽然社会福利逐步完善,但是仍有诸多问题无法解决。E.罗伯茨认为,与20世纪初所不同的是,男子已经加入照顾老人的行列。

文学家通过对20世纪妇女自传材料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虽然当时文献中流行对家庭妇女进行详细描述,但流行时间不长,只在1950~1960年之间较为流行。于是分析学家开始关注妇女家庭以外的日常生活是否与男子类似,或者二者区别如何呢?当妇女在家庭日常生活中物质投入明显增加

① С.П.古林:《边缘状态人类学》(Гурин С.П. Маргинальная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萨拉托夫,萨拉托夫国立社会—经济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② 详见 И.Л.普什卡廖娃:《俄罗斯妇女的私人生活——新娘、妻子和情人》;И.Л.普什卡廖娃:《历史与现代社会中的俄罗斯妇女》(Пушкарёва И.Л. Русская женщина: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莫斯科:拉达米尔出版社2002年版。

时,家庭主妇是否仍是理想的标准呢?

哲学家试图通过探析男女的主观性特征来解释男女日常生活之间的差异,当代德国人文主义学家(与历史学家描述相同)突出强调妇女的服从特征和其主观性。正因为其服从性、附属性、主观性促成了妇女在日常生活中的独特地位,因此,要尽可能地研究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当妇女日常生活研究成为独立课题之后,就应该同心协力地确认妇女价值观体系、其主要关注领域的研究,但必须克服宗教价值观和男性本位论。

在小说和各种回忆录中随处可见妇女受到创伤的描写。德国的妇女日常生活研究者提出一个研究课题,即苏联社会主义集中营给妇女留下何种印象,该问题 M.斯塔克于 2003 年已成功解决,但研究者并未提出对比男女记忆类型的观点。当然他也未从男女记忆差异角度入手研究,男女各自记忆风格及存储信息方式不同,其记忆特征也各有千秋。但大多数关于该课题的口述叙述出版物(交通、住房、饮食、服装、空闲时间、性生活、生老病死等)都是从整体上认识此问题的重要因素,同时档案材料的信息也至关重要,如联邦安全局档案、国家档案馆材料和各省保存的档案材料等。

在妇女日常生活研究中还必须解决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构建社会阶层、团体和种族的日常生活。如果不能弄清不同群体日常生活的差异,那么在进行研究之前要对妇女日常生活具有明确的认识,即不应该轻易地认为妇女从不喜爱谈论自己的癖好和畏惧。如果妇女日常生活总集中在宫殿大厅或者战场上,而不是厨房的摆设、子女的教育、储藏室及顶楼,那么妇女的日常生活空间很快就会被历史的记忆抹杀。数十年间只有民族学家对该问题兴趣斐然,但研究的重点仍放在男子的日常生活上。通过对妇女日常生活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历史事件的真正内涵,当然有些学者仍只注重事件表象的研究。

被称为全人类价值观的男子价值观能实事求是地反应客观事物,但妇女价值观体系都是为失望和压抑寻找借口。个体试图反对日常生活中的灰心丧气,这样就可以避免标准日常生活中的假仁假义,认识人的本质,感受社会体系的变化和日常生活的多样性。相反,在男子和普通的价值观体系中都力图探求引起人忧郁和烦闷的客观存在,但在女子的价值观体系中主要注重的是从复杂状态和失望的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保护亲人的健康,延长其生命。对记录下来各种历史现象的评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析者的立场,例如男女平等的道德伦理,即责任、同情和移情等。

研究微观史学、发掘微观史学细节和构造日常生活和人类思维宏观景象的思想是否由来已久呢?微观史学的构成,其制度、权力、意识等组成部分,确定了不同社会特有的惩戒空间。在进行历史中特定空间构造研究时,作为微观史学的研究者和阅读者要对当今的每一天、瞬间、小事等诸多要素进行评估,同时也要注意历史与现实间的关系。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并不是枯燥乏味的,有其特定的内涵。

微观史学研究也让我们认清不同体系和状态下个体的行为模式,所以应从其认知角度入手研究。因历史是不断重复的,所以其变化过程也比较缓慢,其主题并不是抽象的、虚拟的社会结构,而是活生生的人。通过微观史学研究发现人类的生活方式并未完全一致,他们在各自生活轨迹中发挥其特有的作用。

不同学科对重建社会中日常生活环境的重要性、不同时期形成的日常生活规范、社会文化同一性、历史意识等问题很难达成一致,也很难断定全人类价值观就是不同时期的主流价值观,所以要对价值观的作用进行重新定位。因此,不论是 19 世纪描述日常生活的作家,还是 20 世纪的民族学家、21 世纪的微观史学家,都非常重视文化学和社会—心理学因素。

(译者:张广翔 邓沛勇)

收稿日期 2013-09-05

作者娜塔莉亚·利沃夫娜·普什卡廖娃,历史学博士,俄罗斯历史学家、人类学家,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研究带头人,俄罗斯妇女史研究者协会主席。译者张广翔,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教授、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邓沛勇,吉林大学博士

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12。

The Contents and Methods of Microhistory

N.A.Pushkareva

Keywords: Alltagsgeschichte; microhistory; daily life; contents; methods

Abstract: Microhistory is also called Alltagsgeschichte, which is a new historical research field, mainly studies specific history and culture, political events, human's daily life in the ethnic and religious contexts, human's consciousness and behaviors. It attempts to insight into the overall social characteristics from individual behaviors, explain living conditions and social roles on the basis of specific individual activities. Opinions usually vary on its methods and contents, however, the Academia have reached extensive consensus on the interdisciplinarity of microhistory Methodology, and then gradually introduced the sociological, psych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approaches into the scope of microhistory. Although the Russian scholars began late in microhistory study, which only could date from the 1990s, they have achieved yield impressive results. The scholars not only concentrated on the above mentioned areas, but also introduced other contents such as daily living conditions, dietary structure, traits of family and sexual life etc. into the scope of microhistory, eventually had great significance in slipping the leash and emancipating the mind.

【责任编辑 池 豫】